

伯樂關錦鵬

楊勁松

十七年前，就認識關錦鵬導演。那時他在北京拍《藍宇》，主演是我在職公司的演員胡軍，探班採訪有過多面。再次面對面暢聊還是上周在尖沙咀，我們都同時看完彭浩翔新片，約在附近酒吧。真正認識到《藍宇》的價值，我說還是在六年前初次看的大銀幕放映，該片真實記錄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的風貌，音效處

理得特別好，把年代背景環境全部包含了，擴展了畫面語言的豐富性。關導告訴我，該片的音效師已經不做電影這一行了，選擇了自由的生活空間。就在香港電影人全部參與到內地商業電影裏時，關錦鵬並未投身此洪流。我與他曾在上海大劇院一面，那是他導演音樂劇《長河》，余秋雨編劇，主演是中國黃梅戲著名演員馬蘭。他在上海、北京雙城的文藝生活裏遊走，不僅於影視。陳凱歌導演曾對我說：「香港

電影中，關錦鵬與許鞍華是最不能忽視的兩位導演。」與許導上北守南、佳作再出相比，關錦鵬在《長恨歌》之後並未再出導演作品，但卻為趙薇導演處女作《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》監製，該片在內地一舉獲得七億票房，引領了青春片風潮。關導坦言自己今後不會多做監製，「因為我不是個強勢的人。我會給新導演更多的建議方案。新導演也給了我很多新東西。比如趙薇，我看她做導演時給演員說戲，很多東西都來自她作為演員積累的經驗，這是我沒有的。」

(上)

第一位同事

阿濃

人生第一份工的第一位同事，應該深有印象。我師範畢業後飢不擇食，在元朗某村一公立小學謀得一教席。就認識了我的第一位同事，我叫他陳先生。他從師訓班畢業，不辭跋涉，從大澳遠道來元朗任教。學校正在建設，是幾條村合建的新校。我們暫時分在兩舊校上課，學校的主任在另村，我跟陳先生在此村。他比我先到，所以授課時

怕夜間被人搶劫，睡時用一空盒裝着，丟在地下不當眼處。鄉間廁所簡陋，有一次他的錢包掉進糞坑，他在糞堆中掏出來洗淨照用。他給我的印象是省儉，但絕不佔人便宜。他看不起那位主任，拿他改的作文本子取笑。但當學生升級，他也要教高一級時，那擔心的樣子出賣了他。我在這間學校任教兩年後，申請回市區任教。若干年後我在巴士站遇見他，他說他早已回大澳任教，省吃儉用，供了三個單位，供三個兒子讀大學，都已畢業了。感謝他的坦白，對他的努力我是充滿敬意的。

晚娘面孔

斯人

回程仍是廈門航空，提前一天打電話申請輪椅服務，對方回覆是到機場登記時再提出要求。機場登記時碰上一個晚娘面孔的女人，一上來就說，已經有三個輪椅登記，你們上不了機。已經提前兩個多小時到達，居然已有三張輪椅在我們前面，當下啞然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晚娘面孔施施然說，哦，那是深圳航空，你們是廈門航空，可能還有位。但是，飛機上小輪椅那是沒有的，我們說來時機上都有，回程應該也會有。她說，我知道沒有。

俳句的日常

一度

二〇一三年我去日本出差的時候，發現伊藤園的綠茶包裝上印着些俳句，讀來頗有趣，才知道是伊藤園公司舉辦的俳句大賽，從小學到高齡的各種年齡職業的人均可自願報名參賽，優秀的則選出來印在伊藤園茶水的瓶子上。仔細讀來，頗有趣，例如「雪どけの水から生まれ芽が光る」（翻譯：解凍的雪水嫩芽的光），再如「草燒の香りをまとった君の髪」（翻譯：你的髮絲中隱隱青草的幽香）。平易近人的語句中卻透着如詩如畫的意境，彷彿攝影鏡頭下的特寫。也有一些充滿童趣的，「さつまいも空が見たいところげ出る」（翻譯：我要去看看紅薯一樣顏色的天空），「イチローが投げたみたいな流れ星」（翻譯：像一郎打出去的棒球一樣酷酷的流星），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棒球球手。或者充滿初戀味道的詩句，「君笑う線光火花が落ちてから」（翻譯：你笑了火花灑滿了天空）。俳句是日本的短詩，起源於中國的唐詩，在平安飛鳥時代是貴族之間賞花飲酒時的文雅遊戲，然而當唐詩宋詞如同蝴蝶的標本將美麗停留在過去的時刻，俳句在日本卻不斷流傳了下來，更賦予了新的生活場景，而不失其審美情調。相比之下現在還有幾個人能夠寫幾句唐詩宋詞呢？我於是想起去年開始大熱的詩詞朗誦大會，也算是一個喚起傳統審美意識的好的開頭吧。

King Sir的父親

輕羽

上月有幸參加了戲劇大師鍾景輝的八十壽宴，後來再有機會在一個電台錄音節目，聽到King Sir親自講述學習戲劇的歷史資料，十分珍貴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，King Sir在培正中學畢業之後，再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修讀英文。當中主要原因，就是他早已計劃遠赴美國學習戲劇。然而，當年的一位香港年輕人，要申請到美國高等學府修讀冷門的學系，談何容易？那時

候，King Sir邀請了不少人士撰寫推薦信，寄到彼邦的大學作為參考，期望學校能夠予以錄取。不過，對於King Sir的學習之路，最大的幫助和提攜必然是其父親。鍾家只算是小康之家，但鍾父亦是話劇愛好者，故此對於兒子熱衷戲劇藝術，不足為奇。如果是一般家庭，父母對於子女的發展，必然十分緊張，但是鍾父對兒子的理想，卻是完全支持。鍾父說：「應該向自己有興趣的事情發展。」於是就支持King Sir先到大學修讀演講及戲劇學士課程，然後再到耶魯

大學的研究院修讀戲劇碩士。那年頭，不管是鍾父抑或King Sir自己本身，其實都沒預計學成回港之後，必然會有什麼理想的工作。然而，King Sir就在彼邦努力學習，將自己的興趣作為夢想，深信回港之後總有作為。戲劇大師就是如此塑造而成。除了自己全心投入，加倍努力，家人的支持和諒解都是同樣重要。King Sir的父親並不是太上皇，但他並不懷疑兒子的抱負，完全信任兒子，不求回報地讓兒子在夢想世界馳騁。這樣的父親，實在值得尊敬。

問路

海雲

網絡上有則新聞，說南京地鐵裏，有位老人讓小孫子在地鐵裏大小便，眾人紛紛對這種不講公德的行為指責，大家議論紛紛，很多人說如今老去的這一代人是最沒有公德心的。這點我很有同感，不知道是不是「文革」造成了那一代人這方面的缺失。說說我自己碰到的兩個問路的例子。去年，我回國，在馬路上，找地鐵入口，問一位老太太，她手往前方一指，半句話都吝嗇說。我往前走了好一段路，一直找不到地鐵的標記，如此這般我當然沒能找到地鐵口。又走了段路，看見兩個穿着校服

你睡得好嗎

凡心

杯牛奶、聽點音樂、按摩穴位……即使這樣，也還是有許多人長夜難眠，睜着眼等天亮。如今人類戀上了手機，睡前必進去瀏覽，據說屏幕發出的藍光更會影響睡眠。我常在一些會議或旅遊團體聽到這種打招呼語：「昨晚睡得好嗎？」與中國人習慣打招呼「你吃了嗎？」一樣，說不定以後人們可能要改用「睡得好嗎」來代替「早上好」了。說來幸運，我的睡眠不差，頭沾枕不出十分鐘就能去見周公，醒

來發現連姿勢都沒大變動。記憶中的失眠，只有幾晚。這是老天對我的眷顧。只是睡姿未必合乎科學規範。有段時間胃液倒流，聽從深圳一個醫生指示改了右側睡姿。感覺果然好了些。最近有人以卡通片上網告知，左側睡眠才合正道。從善如流地改了，卻睡得不好。後來賭上了氣：管它呢，還是怎麼舒服就怎麼來，正如那些養生術鋪天蓋地，只有結合個人特性運用方能奏效。不過，古人言：行如風，坐如鐘，睡如弓。睡姿還是重要的。



切勿聘用非法勞工

聘用非法勞工，包括持雙程證訪客、他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，可被判入獄三年及罰款35萬元

舉報熱線2815 2200



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



查詢請電
2836 1234
網址
www.info.gov.hk/emb



店舖盜竊

代價沉重 前途盡送



工傷保險

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
投購工傷保險，違例最高
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。



查詢請電勞工處：
2717 1771

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

特廉分類廣告專欄

歡迎來電查詢

廣告熱線：2831 0500

圖文傳真：2838 1171 2834 6631

E-mail：tkpwork@takungpao.com